

兄弟（上）

余華

2020.7.10

- p.7 我們劉鎮的男女老少開了懷笑了顏，張口閉口都要說上一句：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只要是棵樹，上面肯定掛著樹葉；只要是個劉鎮的人，這人的嘴邊就會掛著那句口頭禪。
- p.8 在過去可不是這樣，在過去那是金不換銀不換珠寶也不換的寶貝，在過去只能到廁所裡去偷看。
- p.8 那時候的公共廁所男女中間只是隔了一堵薄薄的牆，下面是空蕩蕩的男女共有的糞池，牆那邊女人拉屎撒尿的聲音是真真切切，把你撩撥得心馳神往。
- p.13 他們揪著李光頭的衣服，把他押送到了那個倒楣的丈夫面前，就像是把肉骨頭押送進狗嘴裡一樣。
- p.15 當李光頭說到林紅緊繃的皮膚和微微突起的尾巴骨時，五個民警的十雙眼睛突然像通電的燈泡似的亮閃閃了。李光頭緊接著說沒再看到什麼時，這十隻燈泡般的眼睛立刻像斷了電一樣暗了下來，他們滿臉失望和滿臉的不高興。
- p.15 李光頭說完以後，這五個民警一時間沒有反應過來，仍然眼睛發直地看著他，看了一會發現他的嘴巴不動了，他們才知道又是一個沒有結尾的故事。他們臉上的表情稀奇古怪，好像是五個餓鬼眼睜睜地看著煮熟的鴨子飛走了。
- p.25 他心想毛主席說過，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，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。
- p.25 「男人嘛，」童鐵匠低聲說，「都是吃著碗裡，看著鍋裡。」
- p.27 那些請他吃了三鮮麵的人，個個對他刮目相看，他們都說這個十五歲的小王八蛋比五十歲的老王八蛋要精明世故。
- p.29 李光頭在講述林紅屁股的模樣時，所以的聽眾都是一樣的表情，都是半張著嘴，聽得出神入化，口水流出來了都不知道。
- p.35 李光頭覺得他父親是世上最倒楣的人，看一眼女人的屁股丟了自己性命，這是貨真價實的賠本買賣，就是丟了西瓜撿芝麻的買賣也比他父親的上算；李光頭覺得

自己是其次倒楣的人，他也就是做了一筆拿西瓜換芝麻的買賣，謝天謝地的是他保住了性命的本錢。

- p.35 這個倒楣的人很可能看到了他夢寐以求的陰毛們，他的兩隻眼睛肯定瞪得像鳥蛋一樣圓了，糞池裡的惡臭肯定熏得他眼淚直流，流出的眼淚肯定讓他的眼睛又癢又痠，那時候他肯定還捨不得眨一下眼睛。激動和緊張讓他手上滲滿汗水，汗水讓他抓著木框的手越來越滑。
- p.40 她拉開屋門抬腳跨出去的恐懼彷彿是要跳進滾燙的油鍋。
- p.52 當時隆隆的人聲一下子沒了，人們目瞪口呆，人們看來看去，彷彿要證實剛才發生的事是不是真的。
- p.57 他們沒有第三隻手拿起瓜子來吃，拿起豆子來咬，拿起硬糖放進嘴裡含著。他們捧著一大把吃的，他們的嘴裡卻是空空蕩蕩。
- p.58 他們的嘴裡流滿口水，看著別人吃個不停，他們卻只能喝著自己的口水湯。
- p.58 他們饞得都快昏過去了，把瓜子豆子和硬糖一口氣放進了嘴裡，把自己的嘴巴一下子塞滿了，塞得像屁股一樣圓鼓鼓的嘴巴都不能動了，他們才發現自己還是什麼都沒吃著。
- p.94 他們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來了，不知道世界變了，他們只知道劉鎮每天都像過節一樣熱鬧。
- p.98 他的回答全是毛主席的話，沒有一句自己的話。他的回答讓那些人的頭像是啄木鳥一樣點個沒完沒了，讓那些人的嘴巴像是牙疼似的哎呀咬啣讚嘆不已。
- p.117 我們劉鎮的批鬥大會越來越多，在中學的操場上像是廟會似的從天亮開到天黑。
- p.153 她嘴裡一聲聲地詛咒他們，說他們是兩個小王八蛋，說他們不得好死，說他們喘氣都會噎住，喝水都會塞牙，拉屎都沒屁眼，撒尿沒有屌縫。
- p.161 他們七嘴八舌地說著，讓老子嚐嚐。他們的唾沫星子像下雨一樣噴在李光頭和宋鋼的臉上。
- p.194 李蘭的激動匯入到街道的激動之中，就像是小溪匯入江河一樣，她激動的眼睛在激動的人流裡尋找著宋凡平的身影。
- p.201 她跟隨在出站人群的後面，她覺得自己的兩條腿像是灌滿了鉛似的沉重，每走一步都讓她感覺到噩耗的臨近，當她水深火熱般地走出汽車站時，兩個像是在垃圾裡埋了幾天的骯髒男孩對著她哇哇大哭，這時候李蘭知道自己的預感被證實了，她眼前一片黑暗，旅行袋掉到了地上。

- p.212 一碗油燈點亮了放在棺材上，這是長明燈，照亮宋凡平走向陰間的道路，宋凡平就不會被絆倒。
- p.222 李蘭訓斥李光頭和宋鋼：「不要哭。」
她響亮地說：「不要在別人面前哭。」
- p.222 他彎著腰像一頭耕地的老牛那樣拉著他死去的兒子，渾身顫抖地往前走著，他的哭聲也在顫抖。
- p.228 走去時還說了一句毛主席的詩詞，「問蒼茫大地呀，誰主沉浮呢？」
- p.242 他生不如死，還要繼續忍受著新的折磨，只有在深夜時才会有片刻的安寧，他渾身疼痛地躺在床上，唯一不疼痛的地方就是他的思想，那時他就會一次又一次地想著兒子和妻子。
- p.243 到了晚上他渾身疼痛地躺在床上，這時候他的思想也疼痛了，他腦子裡像是有個絞肉機在絞動著他的腦漿，讓他腦袋裡疼痛難忍。凌晨兩點時他有了片刻的清醒，這時候他正式決定自殺了，這個想法讓他腦子裡的疼痛立刻消失了，他的思想也立刻健康了。
- p.243 渾身疼痛的他這時一點疼痛的感覺都沒有了，一個赴死之人突然沒有了生時的苦痛。
- p.245 「人要是真想死了，總能有辦法。」
- p.252 李光頭問他：「你為什麼沒吃？」
宋鋼吞著口水說：「我不吃了，這是給你的奶糖，我聞聞就行了。」
- p.291 宋鋼抹著眼淚點著頭說：「媽媽，你放心，我會一輩子照顧李光頭的。只剩下最後一碗飯了，我會讓給李光頭吃；只剩下最後一件衣服了，我會讓給李光頭穿。」
- p.291 李蘭流著淚搖著頭說：「最後一碗飯你們兄弟分著吃，最後一件衣服你們兄弟換著穿...」
- p.294 七年前另一輛裝著棺材的板車也是這樣從大街上經過，那時棺材裡躺著的是宋凡平，那個老地主在前面拉著，李蘭和兩個孩子在後面推著，哭聲在這四個人的胸中澎湃起伏，可是他們不敢哭出聲音來。現在兩個孩子長大成兩個少年了，李蘭進了棺材，兩個少年可以放聲大哭地送李蘭去九泉之下了，可是他們已經哭不出來了。
- p.294 他們出了南門，走上了鄉間的泥路。七年前的時候，李蘭就是在這裏說了一聲「哭吧」，他們四個人盡情地哭喊起來，他們的痛哭驚飛了樹上的麻雀。現在同樣是一輛板車，同樣是一具薄板棺材，田野同樣是那麼的廣闊，天空同樣是那麼的高遠，

不同的是四個人變成了兩個人，這兩個人也沒有了哭聲。

p.296 「媽媽，你放心，只剩下最後一碗飯了，我一定讓給李光頭吃；只剩下最後一件衣服了，我一定讓給李光頭穿。」

兄弟（下）

余華

2020.7.15

- p.11 宋鋼告訴李光頭，戴上近視眼鏡後，整個世界像是剛剛洗過一遍似的清楚。
- p.24 我不在乎那幾個蘋果，我是擔心，我費了很大的勁才揍出了他的勞動本色，我擔心他一吃上蘋果，知識分子的嘴臉又吃出來了。
- p.31 好比是結婚證，誰還憋到結婚那天，早睡到一起了，結婚證就是給個名份，這叫合法化。
- p.37 李光頭把鍾情妄想和誇大妄想熔於一爐，他斷定林紅愛上自己了，哪怕沒有愛上也是快要愛上了。
- p.47 宋鋼把五根手指一根一根彎下來說：「旁敲側擊，單刀直入，兵臨城下，深入敵後，死纏爛打。」
- p.53 群眾先是驚訝的一片耳語高低起伏聲，隨後爆發了飛機投彈轟炸般的大笑聲。
- p.54 真是俗話說得好，為朋友兩肋插刀，為女人插朋友兩刀；這俗話真是顛簸不破的真理，用在傻子身上也是千真萬確。
- p.60 心想現在的女友雖然不如林紅漂亮迷人，也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追求到手，又花言巧語把女友摸了，費盡心機把女友睡了。
- p.61 那個時代的人就是這樣僵化保守，男女一旦睡過了就立刻雙雙貶值，新房變舊房，新車變舊車，只能去舊貨市場交易了。
- p.65 我們劉鎮的群眾看到李光頭擠進來了，情緒更加激昂，說這下有好戲看了，說已經有兩個在這裡雙雄會，再來一個李光頭就是三國演義了。
- p.66 毛主席說得好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。
- p.91 度過了一個激烈的夜晚之後，宋鋼反而獲得了真正的平靜。昨晚與林紅生離死別般的經歷，就像是一個故事的結尾，現在這個讓宋鋼喘不過氣來的故事終於結束了，應該是一個新的故事開始的時候了。如同雨過天青一樣，宋鋼的心情終於晴朗起來了。
- p.101 「兄弟也一樣宰了。」李光頭乾脆地叫道。

宋鋼聽了這話怔住了，過了一會兒他嘿嘿笑起來了，他仔細地看看李光頭，看著這個相依為命的兄弟，這個兄弟剛才的那句話讓宋鋼突然獲得了解放，他覺得自由了，他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到林紅那裏去了，而且勢不可當。

- p.102 宋鋼幸福地回答：「兄弟也一樣宰了。」
- p.106 毛主席說得好：掃帚不到，灰塵就不會自動跑掉。
- p.115 李光頭氣得在屋子裡團團轉，把中國話裡面難聽的都找出來罵上一遍，又把抗戰電影裡學來的日本話罵上兩句，還想找幾句美國話，美國話他一句都不知道了，只好啞口無言地坐在床上發呆發癡。
- p.172 群眾又用話去挑撥劉作家，說寫文章的人竟然這麼沒出息，這個趙詩人剛才奴顏婢膝的嘴臉，比叛徒漢奸還不如，不僅讓自己丟臉，也讓他的父母丟臉。
- p.219 生意上的事情，是有意栽花花不開，無心插柳留成蔭。
- p.221 陶青知道李光頭是個什麼貨色，沒有梯子他想要往上爬，給了梯子，他就要你揹著他往上爬了。
- p.227 「兩天？」李光頭搖著頭說，「兩天太久了，毛主席說『只爭朝夕』，我一天就清理乾淨。」
- p.228 過去有一首歌你們都聽過：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，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，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，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……
- p.256 古人云『行商坐賈』，生意做到坐下來的時候才是『賈』，才真正做成大生意了，跑來跑去的只能做小生意，只是『商』。
- p.259 「兒子啊，命裡只有八斗米，走遍天下不滿升……」
- p.263 李光頭和你宋鋼，好比是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。
- p.294 一個沒見過錢的人，能寫個「百萬」也不容易。
- p.315 我就是要他們爭論，要他們非議，要他們沒完沒了地討論下去，這樣我李光頭就永遠是根骨頭啦。
- p.316 劉新聞字正腔圓地回答：「爲了弘揚祖國的傳統文化，爲了讓今天的女性更加自愛，自愛後才有真正的自信，同時也爲了今天的女性更健康和衛生，我們李總決定舉行首屆全國美處女大賽……」
- p.316 劉新聞回答：「處女膜對阻擋病菌入侵，保護內生殖系統，維護生育能力，是有十分重要的作用。這就是我們李總所說的更衛生。」
- p.370 1358 號在對付記者時簡直是一個女李光頭，他頻頻亮相，所有的採訪都來者不拒，

她承認自己有一個兩歲的女兒，但她堅持認為自己仍然是處女，她說自己在精神上永遠是一個處女，因為她保持了精神上處女的純潔性。

- p.371 在精神上，我李光頭永遠是根骨頭。
- p.444 宋鋼木然地站在我們劉鎮的大街旁，直到大街上的行人開始稀少，霓虹燈逐漸地熄滅，四周寂靜下來，他才像一個顫巍巍的老人那樣轉回身來，低頭走進了自己的家，沒有林紅的自己的家。
- p.448 混沌了七天後，宋鋼的思維終於清晰了，當初李光頭、林紅和他之間的情感糾葛歷歷在目，一晃二十年過去了，現在宋鋼終於明白了，林紅不應該嫁給他，林紅應該嫁給李光頭。這樣一想，宋鋼突然釋然了，彷彿是心理的石頭終於落地，他一下子輕鬆起來。
- p.455 這就是人世間，有一個人走向死亡，可是無限眷戀晚霞映照下的生活；另兩個人尋歡作樂，可是不知道落日的餘暉有多麼美麗。
- p.459 這一刻李光頭覺得自己回到二十年前了，久經肉體沙場的李光頭也是從未有過這樣強烈的刺激，兩具身體激動地互相推波助瀾，林紅夾緊李光頭的時候，李光頭抱緊林紅，林紅身體開始抖動時，李光頭的身體也抖動了。當林紅高潮來臨渾身抽搐時，李光頭覺得自己抱住的彷彿是地震時的大地，這時李光頭的高潮無比輝煌地呼嘯起來了。
- p.460 他說今天把自己當成處男了，處男第一次嘗到女人的滋味，還不是小狗掉進了糞坑，吃個沒完沒了，兩次怎麼收得住。
- p.475 然後美髮廳像是一個黑市了，一片討價還價聲，男人們說話像是買進毒品似的小心謹慎，小姐們說話像是賣出化妝品似的理直氣壯。
- p.496 這是兩個時代相遇以後出生的小說，前一個是文革中的故事，那是一個精神狂熱、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，相當於歐洲的中世紀；後一個是現在的故事，那是一個倫理顛覆、浮躁縱欲和衆生萬象的時代，更甚於今天的歐洲。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，一個中國人只需要四十年就經歷了。四百年間的動蕩萬變濃縮在了四十年之中，這是彌足珍貴的經歷。
- p.496 寫作就是這麼奇妙，從狹窄開始往往寫出寬廣，從寬廣開始往往寫出狹窄。這和人生一模一樣，從一條寬廣大路出發的人常常走投無路，從一條羊腸小道出發的人卻能夠走到遙遠的天邊。
- p.497 所以耶穌說：「你們要走窄門。」他告誡我們，「因為引到滅亡，那門是寬的，路是大的，去的人也多。引到永生，那門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著的人也少。」

p.497 我想無論是寫作還是人生，正確的出發都是走進窄門。不要被寬闊的大門所迷惑，
那裡面的路沒有多長。